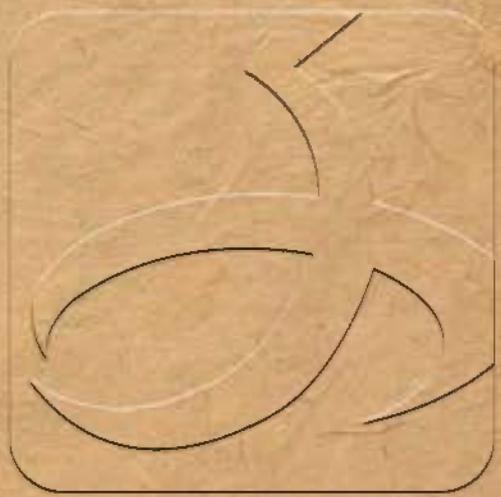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ppen Company, 2007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五

文會堂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

精義揚氏曰善戰者不陳陳兵之末也或問駁之曰

夫子去衛乃以其不問治國安民之事而問軍旅非以其不善戰而問兵之末也揚氏曰俎豆器數而已禮之末也

陳亦軍旅之末也故問陳以是對又曰禮藏於器以為用天下之至蹟存焉或問駁之曰俎豆固有司之事然君子

於禮亦未有舍俎豆而能行者况此又孔子之謙辭非以為禮之末而以對大軍旅之末也使靈公聞孔子之對而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五 衛靈公 一 敦復堂

問禮焉則其本末無不舉矣豈必專以尹氏曰衛靈公無其藏於器者而求夫天下之至曠哉

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或問靈公

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甲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

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微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人至是而猶問陳焉則

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有未必然之意也使

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其後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

其旨遠矣○南軒張氏曰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非急者曾

不知國之所以為國以天秩天叙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

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

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己也○勉齋黃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

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

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然欲以俎豆之事啓之則夫子之

拳拳於衛亦可知矣○蒙引俎豆二字因問陳而生夫子既曰未學則在靈公為不當問矣既曰嘗聞則在靈公所

宜加意矣蓋為國以禮兵陳之事非所宜先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去衛適陳也從去類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

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為

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間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

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語題問固窮二義孰長

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

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

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爾以對字答上面亦字文勢乃相

應○或問以文言之則何說安以理言之則程說勝然曰

固有窮時而不若小人之濫則程子之意亦有其中矣曰

以子路慍見言之則安知其不如程子之說以救子路之

失乎曰固有窮時則不必慍也窮斯濫則不可慍也是亦

不待如程子之說而後可以救子路之失矣○條辨只作

固有窮時方見聖人隨寓而安無所計較之意若○愚謂

作固守其窮只得賸人身分不但語氣不相應也

○愚謂

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二句是說處困而亨無所怨悔

二句是說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四書通無所顧慮者

在陳二節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決於事理之當然而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天下之理千變萬

化皆由此出者天命之性也知所本即是中庸天下之大

本本字○按聖人特呼賜也現身說法以多學而識之發

問使隱然有箇子一以貫之意思在欲其知所本集註所

以先經起義也○精言子貢是學夫子者夫子恐其以已

為多學而不求其本故有此問子字一章眼日後面然非

與非也俱在夫子身上說非泛論道理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語類夫子謂子貢曰女以

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聖人說此一句不是且恁地虛說故某嘗謂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却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事理會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驀直恁地去貫得他如會子問許多曲折他思量一一問過而夫子一一告之末云吾聞諸老聃云是聖人當初都會事理會過如天下之理不能一一見箇恰好處如何便說一貫○條辨語類云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蓋然者據平日之所見而信之也聖人一生工夫都是好古敏求多聞擇識子貢只見得如此則謂聖人亦僅在於此如何不然非者因今日之提撕而疑之也蓋自已平日工夫學無不學識無不識然求如聖人之全體渾然萬理畢備而終不可得則似聖人又不專在於此然是信聖人真多學而識之者非是疑聖人或非多學而識之者非是自信自疑豈自信自疑亦即在裏許○

稱言然字衝口直出非字亦隨口接出註中方字忽字正見其信疑併出非有兩候得力總在然字上有工夫故當下才於非字上有見地其全神已注在非字上去然字雖未脫而已與漸離矣故以為亦將有得○四書通集註於曾子云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此則云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亦字是從曾子說來○輯語此處積學功至與曾子章真積力久皆聖人鐵棒定法不到此境地固無從與語

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紹聞編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

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至晚猶奈何許多知識不下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使知所本也○語類孔子告子貢曰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已為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為孔子只是一貫原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且

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聖却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或問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始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靡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為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夫所習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以通也故其間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啻乎是而無不通矣曰子貢之聞是言也亦將何所取乎而能一以貫之耶曰子貢之學至

是其於衆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其所欠者猶未知是萬之為一耳故夫子當其可告而告之使其聞之則亦脫然喻向者之萬殊為今日之一致而無疑耳豈容至是復用力以求其所謂一而夫子亦豈不待其可告而浪語之哉其於會子亦以其隨事力行之已熟而告之使之知此所行無非一理而會子以忠恕言之其所謂忠者則一也所謂恕者則一所以貫乎事物之間者也此章之指蓋亦如此而子貢未能有以明之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以貫則理之行乎事物之間而無不通者也其所指而言者雖或不同然豈有二致哉又曰所謂一者固所以該乎萬若無所謂萬則其為一也亦將何以貫為○又集會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而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或問小註一以貫之之字正指所學所識一貫與多識總是此理方其不曾見得一貫只是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非於多識外另有一件事也○按夫子說箇非也為子貢非字證明意在鑿鑿引他歸於一貫不作含糊影响故起結兩子字語氣緊相呼應或因此竟抹却多學則一貫更貫箇甚之字

茫無着落矣。○李安溪曰：兩箇一貫，皆是教以知本之學。用力之要，非如吳氏印證契悟之說。一經指點，便豁然無事也。忠恕章註至詳明，此章註即云：說見彼章可知。兩箇一，只是一箇，一何則一本故也。知天下之大本而立之，則所以貫天下之道者此矣。按首節註中知所本意，此最道得慈實忠恕章註所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蓋謂是也。子貢博物洽聞之功居多，而探本窮源之力未至，宜其於性與天道至晚而始得聞之與。○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轉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語類問謝氏：謂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是如何。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

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一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志發出去，無非是恕。○問謝氏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以引此記者，莫只是贊其理之密否。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地說過，亦不濟事。多學而識之，亦非是不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學者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然又自有箇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非已有

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四書通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

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遠豈足為欣戚哉○南軒張

氏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強力為可恃也

○雙峯饒氏曰夫子不曰知德而曰知德蓋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

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靈

注此真知全是沉潛體認而入非執意見任意氣者所能得故鮮

○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按此據史記而云然朱子亦嫌與存疑或以大意渾

括之則可不必牽合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矣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

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

迹也精義居氏曰體信達順德孚於人從欲以治則四方風動侯氏曰篤恭而天下平夫何為哉此德盛而民

化之說也謝氏曰揚子云襲堯之迹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備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也此紹堯之說也范氏

曰舜得禹皋稷契而相之如天運於上而寒暑各司其序此任人之說也○雙峯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

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眾聖人之所同一節說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

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憲按德盛民化聖人所同紹堯得人舜之所獨則似所重在紹堯得人然畢竟以德為主舜惟有協帝之德而適紹帝之依以官人之德而際得人之盛此其所以為德遇兼隆而能無為而治也不然堯易得非有舜之德如何能當得此遇註中尤不見其有為之迹第釋明所以獨稱舜之故而非謂遇之果重於德也看下文於恭巳句注明敬德之容所云由外而知其內者大指自仍歸重德恭巳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或問恭巳之為聖人敬德之容何也曰純敬不已無事乎操脩自外觀之見其恭巳而已耳其無為而治之道何也曰堯是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曰以堯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觀巡狩封山濬川舉元禮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現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惘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

也曰若是則其治也乃時事之適然而非恭巳之效也奈何曰因其時事之適然而舜又恭巳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以長久而不替也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聖人恭巳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宴安鳩毒而所謂無事者乃所以為禍亂多事之媒也○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輯語恭巳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無為之象耳非追原無為之本也玩夫何二句虞字語氣自得又曰恭巳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容字看故註云人之所見如此俗論乃云恭巳正無為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如何說得恁輕愚按夫何為哉一呼而已矣三字一應語意自是說他無為非以恭巳為無為之本但以恭巳正南面止作一容字看却未安有是容必有是德容可見而德不可見故集註特指明敬德之容雖說是容然觀侯氏引篤恭而天下平則所以德盛而民化者未嘗不隱攝在裏而已矣三字看似輕渺而詞理正極沈吟恰與上半截神迥氣合看作推原語不得以一容字盡過亦不得胡氏云由外而知其內夫子當日說到此間不覺穆然神往此中

前卷... 衛靈公... 敦復堂

至德淵微蓋有難以名言而作此形容彷彿如何可認作說得恁輕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或問此章問答行字之意猶曰不行於妻

行者非也○徐辨達是行無不得行亦是通行無得以下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

達之意也篤厚也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

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

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

忠○語類篤者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

淺薄為對敬與怠忽放肆為對篤有深厚懇惻之意如獨

行不愧影夜卧不愧衾之類皆篤也如孝弟謹信之類篤

者自深厚者便淺而易忘以此觀之則其人之篤不篤可

見矣○兩軒張氏曰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

以是而行何往不可○蒙引行舉其遠見其無處不可行

也不行舉其近見其無處而可行也按兩雖字都是要其

已伏而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楊義伊川曰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或問申之曰本文之意

衛靈公 敦復堂

不過若曰生則見堯於墻食則見堯於羹爾程子亦姑欲以此發學者之疑而以何事言之則固未離乎忠信篤敬而承其說者若以為別有一物恍恍惚惚似有形象而往來乎心曰之間程子之意切不若是之怪誕也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精義尹氏曰見其參於前倚於衡參服膺之意或問論之曰參參服膺之說以言其所以至於見其參前倚衡者則可直以是為參前倚衡之事則不可蓋參參服膺者不忘乎忠信篤敬也參前倚衡則服膺之熟而自不能忘乎是耳抑夫子此言止欲發明忠信篤敬必積累久遠而後有成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僥倖倉猝而冀其效也其旨深矣○語類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前與則見其倚衡如此念念不忘伊川謂只此是學○又集說大云參前倚衡使

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愚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入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於目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矣夫然後行難其辭以深著行必存誠之意○輯語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在言行上驗取蓋上節指所以行之本此節指所以豫立此本純熟工夫兩則字也字夫然後字指其工夫到極熟處按集註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皆形容極熟之意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到此乃直如關河放溜一瀉于里然言外却見得必如此乃可以行不如此便不可以行為務外人鞭辟向裏正在這數虛字上着力此所以為難其辭

子張書諸紳

衛靈公 敦復堂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雙峯

德氏曰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張到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我欲其不忘與上文念念不忘自有別然功亦在乎熟之而已。○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書此亦記者嘉與子張處。

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

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

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文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

則一也。語類鞭辟近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驅辟一般一處說作鞭辟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不曾鞭督向裏

程子曰此段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著已。○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者人與天地

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

同體如曾子言不忠不信不習察離開言吾斯之未能信

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

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即此

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胡氏曰程于此緣本不

為釋此章而設集註引之以其於為已之學甚切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

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天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家語衛靈公不

用蘧伯玉而任蘧子瑕史魚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生

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宜置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之子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命殯於客位而進伯玉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新安陳氏曰舉此一事可見其餘。○按無道如是有道可知只作懸擬

之辭乃得兩如矢大意下節有道無道亦只就國家有事無事言呆坐不得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新安陳氏曰近於聖人之用則行舍則藏

○紹聞編伯玉出處合於聖人則其德之所造可知矣即以欲寡其過而未能觀之則修身踐言宛然聖門之矩度也

卷收也懷藏也紹聞編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以仕狗人其間不可有義行焉多少有立有為之人到無道時不可卷懷以及於悔者有之矣是有道而仕可能也

於有道之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亦并可想矣惟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有可卷而懷之可字

有意味我卷而懷之之字以道言如於孫林父甯殖放

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

曰好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木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八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

卒章刪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孥於戚

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耻發之師覆

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

行從近闕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近宮孫子

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

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復謂甯喜曰苟反

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

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闕出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

殺子叔書曰甯喜弑其君則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

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甲午衛侯衎復歸於

衛○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

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或問學者當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初非規規然務為緘默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

也。語類問者備以為史魚不及蓬伯玉如何曰試將兩人對換說看如何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蓬伯玉之君子。按直哉君子哉兩哉字皆極贊歎之辭。二子高下自後人品論見得在夫子當日只兩開說不必互相較量。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精義謝氏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則後知何賴於先知不可與言而與言則強貼而不愛不知者必有一於此矣或問此章之說謝氏庶幾得之但專以怨人為言則亦太拘而於事理有所未盡耳。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新安陳氏曰惟知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或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當默而語非失人則失言矣。幅語失人失言原自兩字謂亦字則重非也。

但兩句總為言而發欲其語默皆當則亦字是急連上句併說。○蒙引用功不在語默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條辨此章泛說所該者廣凡有所共謀共為者皆是。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精義楊氏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守也。不違仁其欲成仁。非義無行也。夫是之謂志士雖其心未能則與仁人一也。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

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

德全矣。語類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須知道求生害仁時

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或問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

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胡氏曰當死而死於埋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潛室陳氏曰生順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見義理不見已身○比干仁人○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

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

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精義伊川又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捨之以死道必大勝於生也或曰既死矣敢問大勝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吾

類余正叔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箇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

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成就一箇是故伊

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文集敬夫曰仁者人

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

不忍就彼以害此所謂成仁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使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

之則合生取義亦出於一時計較重輕利害之秘而無慈實自盡之意矣○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全不在

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

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精言無求生有殺身斷然信其不爽者正以平日立心制行

信之也○蒙引同一殺身成仁只是在志士則為勉然在仁人則為自然志士利仁者皆非死生所能怵也兩以

字不作用  
力字解。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冠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夫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修身者也夫

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

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

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王介甫曰

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慝禮激然不惑於先王之遺難矣哉謝氏取此說可為悅不若已者下段

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精義范氏曰類淵問

仁則曰為仁由已子貢問為仁則告以事大夫友士是由人也或問駁之曰仁賢雖外而所以友而事之者獨不由

已乎哉○又集為仁由已此論為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

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已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存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語類大夫必要事其

賢者士必要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已而未能克已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

為有益又曰也是箇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或問小註有所嚴憚切

磋以成其德此是事友實際即是為仁實功須從此看出方與利器善事相關○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

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為仁者力矣○緝誼上器字對下大夫

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連騎所少非大夫士亦非不能事友正為其才情作用有牢籠宇宙之緊則自尊貴

而悅不若已最是為仁之害故夫子以此藥之重在賢仁兩之字極善办其事都在外邊其理都說裏面愚按賢仁

固重而事之友之之心尤重觀上文喻意云利其器非是  
 器本利而在工之有以利之賢仁只說得器之利而所以  
 利之者則在乎我能事之友之也故利字須當活字看正  
 喻相闕乃更警。無地不求嚴憚切磋之益只此嚴憚切  
 磋之心便是為仁處我居是邦也句正喫緊見得隨地取  
 益即是心存不放處看上文以一欲字發端正以利器元  
 從善事起見此念自刻刻不能  
 放下如何可不利器之是先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  
 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實而已  
 汪氏曰此專挑為  
 在此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蒙引凡問  
 仁者要其成也若問為仁則其所以用力之方也。○  
 輯語事賢友仁固是先資之具然嚴憚切磋收攝得此心  
 不走作處便是甚事故事及與為仁為仁與仁字有層次  
 無內  
 外也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或問小

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為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  
 為邦之事。存疑此章當與顏淵喟然歎及問仁二章合  
 看此是王遊彼是天德  
 有天德然後有王道也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  
 雙峯饒氏曰天

初昏可見日已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  
 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用初昏測日影却用  
 日中。蒙引斗柄於初昏隨十二月分各指十二月辰  
 位建者立也柄之所堅也今之所謂月建是從此上來天

開於子地闕於丑人生於寅  
 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萬

入百年為一會以會建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世十二  
 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問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  
 敦復堂

一萬入百年而地始成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  
夏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問未有物只是氣塞又天開些  
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  
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想初問地  
未成質之時只是水後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  
來漸漸凝結勢自如此

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

子為天正也語類三正之建康節分十二會言到子上方

方始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

為正康節十二會以堯舜時在午今在未至戌則人物消

盡。吳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

而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其致一也天地終始一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

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日日統時也一會三

十運為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為子而天開於

子半次會為丑而地始開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

當千會為一元之中閱數萬年之後閉物於戌則不復有

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滌

滌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

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記禮運

欲觀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夏小正  
夏時書各今存戴德述仁山金氏曰小正者其紀候之書  
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  
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微曰收  
而場功待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  
里即是而推所謂夏時者其制度教條之詳雖不可得聞  
而時之正令之善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  
已見端於此矣

以告顏子也

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

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鐘而其月為建子然  
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  
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

以月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  
 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  
 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  
 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  
 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  
 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語類夏時人正也此時方  
 有人向上人猶苦味夫子以正月人可施功故從人正○  
 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求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  
 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  
 時為無差故曰行夏時○雙峯饒氏曰行字兼令說下古  
 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  
 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  
 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  
 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按建寅為春時之  
 正也乘時作事令之善也○紹開編堯命羲和曆象授時  
 允釐百玉庶績咸熙此即夏時之所本也人時萬事之先  
 義和明而頒之九官奉而行之此六府三事之所以允洽  
 而無績之所以成熙也○文集所謂三代正朔之說舊當

疑此深究之而益重其所疑如云周家紀年必書十一月  
 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曰未當改月號以冬為春假夏時  
 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為  
 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曰建子月事則春正月  
 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為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  
 而亂周典矣為胡氏之學者為之說曰春正月者夫子意  
 在行夏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即  
 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專也如是則或可以不礙  
 然春秋所書之月遂與凡下之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  
 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我文集論春王正月書甚多  
 錄此已畧盡其要○饒氏曰春秋書春王正月是以十一  
 月為春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  
 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又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  
 對此是入子微意○輯語春王正月胡氏謂以夏時冠周  
 月畢竟不確當朱子斷以建子為春夫子正是為他不順  
 故欲改從建寅耳一語直破紛紜○按周春正建子正月  
 于月也而胡氏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即語顏淵行夏時  
 之意豈有聖人作春秋而擅改王制者故朱子歷辨之當

知此處自是與顏子懸論  
治天下之道不必相牽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鈞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宋輅周

輅也註云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

以飾諸未革輅挽之以革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

而已前太質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謂輅有制度與車不同

謂之車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後太不若商輅之

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西書通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

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或問周輅為過侈何也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甚矣運行震動任重

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費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

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過侈與

###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

已有之而制度穢等至周始備何註世本云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

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譔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員後方前垂四寸

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

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三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然其為物小而加

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

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四書通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或問周冕之不為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難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按等辨分明補註義所未及。

樂則韶舞。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取其盡善盡美。蒙引樂則韶舞謂用樂則用韶而及其舞也。蓋樂主音故增一舞字或單言樂則兼舞。按本句不與上三項一樣文法蓋緣夫子心契韶樂實有見於其所以盡美盡善者故因與顏子論為邦既備論三代之禮而及於樂乃高望而遠志曰樂則韶舞味一則字若非此無可與顏子語者殷幣周冕尚須從損益得來韶舞則德盛化神古今觀止衡平而出然則然一以見所契乎韶者深一以見所期乎顏子者至也。語類問顏淵問為邦孔子只若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

樂則韶舞

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是如此又曰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他這制度上尚有欠調故夫子只說與這箇他這箇問得大答得大皆是大經大法。問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何如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些問莫有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是孔子便做得他人無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顏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悅如亦足以發如問為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他大段了得看問為邦而夫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殷幣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時都理會得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四書通集註前訓核字但謂其辯給此則先之以卑詔蓋  
 辯給在口卑詔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子王者也。問辨  
 錄淫者靡溺流蕩之謂禮云五音皆亂互相陵奪謂之慢  
 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  
 矣蓋其聲調靡溺流蕩能散人之志而使人懈慢故亂雅  
 樂者鄭聲為甚雅與鄭聲皆言聲調非指其辭也愚按聲  
 因言聲調然聲之靡曼畢竟由於辭之淫媿鄭衛多淫奔  
 之詩而鄭為甚故鄭聲之淫亦其於編朱子於詩傳歷言  
 之今必謂非指其辭則試思聲從何來母乃不揣其本。○  
 使人包戒禍心奸詭百出以是為非以白為黑密於窺伺  
 善於逢迎君欲修德則能潛移其志君欲致治則能陰奪  
 其成君欲用賢則能巧詰其去傑利道滑又能使人君甘  
 之如飴雖至於傾覆國家而猶不自知也夫巧言孔王堯  
 舜猶畏之况於他乎。○義府天下之感聲與言而已矣感  
 則聲與言先入惑則聲與言最深。○語鄭聲佞人兩件  
 事是一箇病根古來未有不和為表裏以敗人家國事然  
 不得併作一件說者蓋以人主嗜欲各異其得而中之  
 者又復不同所以古人防微杜漸於此無不補塞。○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

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

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

餘皆可考也精義伊川又曰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

後人就上脩之二千年來亦無人識者范氏曰夫子之得

邦家其舉而措之者蓋將如此此堯舜三王之治天下致

太平之事也或問論之曰但以為治天下而致太平之事

而不察乎夫子所以損益之意則踈矣。○文集前輩多以

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

牴牾者然以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  
 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不得不從非以為當盡從周若答  
 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語類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  
 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  
 謂渠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

論語集注本義卷十五篇靈公 敦復堂

能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其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也只得漢高祖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少工夫今知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問程子謂發此以為之兆曰非猶言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餘事皆可依做此而推行之耳

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

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雙峯饒氏曰法外意者意

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闕唯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即此意也。輯語上四項鋪叙制度是橫說末二項精究治法是緊說上四項如尚書陳六

府三事末二項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莫草草濶作六事看過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

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精義伊川

但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戒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放遠之然後能守成法按程張皆以使人淫殆為言此只大概說須知是鄭聲本淫故能使人縱欲敗度而不自止佞人本殆故能使人覆國亡家而不自悟始危險之意謂其言如此其心不可測也

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

治之法可得而見矣南軒張氏曰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為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示顏淵惟顏淵

可以與於斯也鄭聲佞人易溺而難防聖人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待戒於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放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禮樂可以興行而無斁矣。張

好古曰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為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為萬世保此法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論語集注本義

卷之五 衛靈公

三

敦復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雙峯饒氏曰蘇氏只說得

地之遠近耳欠說得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意方足○稽義伊川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按程子以事言則地與時兼攝○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也條辨申之曰聖人總是教人豫備之意備不豫則憂時至故不覺其忽也○義府安而忘危則危出於所安治而忘亂則亂出於所治此無遠慮者之有近憂也戒於無虞固於不見使人思患而預防者其斯言乎○仇滄柱曰所謂遠慮不是私意計較以圖必得正是慮善而動盡其道之當然而自無後來之患也又曰聖人教人慮患於未然全在反身克己上若徒咄咄書空則憂仍不免矣愚按

反身克己中正復處事精詳有萬全籌畫如論厥孫謀以燕翼子豈是苟且目前之計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義府曰未見猶有望也曰已矣乎絕望矣按夫子此

歎警人之意愈切不必如第九篇云專主為衛靈公而發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

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

於朝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使國人祭之惠譏之以為不合禮典且決海之有災已而

衛靈公

果然文仲聞之引為已過謂季子之言可法使書以為三箴即此一節文仲於惠之賢不為不知矣范氏曰

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

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

位精義楊氏曰任國事以旁招俊又為職不任其職非竊位而何侯氏曰事君以人而蔽賢不得居位之道竊據

之也謝氏曰所以蔽賢者無他知保祿而欲以擯之也是以謂之竊位或問論之曰范楊侯得之謝說甚矣文仲之

賢蓋不至是也或問小注此章上斷下案竊位便是不稱其位有愧於心即知賢而不舉也聖人作春秋之意詞

嚴義止凜然不可犯勿軒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升則稱其交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

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按此本楊侯之說蓋大臣當國原以薦賢為已職能薦賢則稱其位不能薦賢即不稱其

位既不稱其位即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以為竊位固非奇也雙峯饒氏曰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

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已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已之短所以蔽而不進

之按此用謝說似為朱子所不取然細思夫子既下一竊字復揭一知字竊字分明從知字下斷蓋以惠之賢若不

知則已文仲却實實是知而不與之立壹似自處不知者此其心豈非自以德不稱位惟恐惠一見用而形已之短

惘然盜得而陰據一腔曖昧都是一知字中癡絕夫子既直斷其為竊位他日又以為不仁正不得以素有賢名而

始從未減此朱子所以又以為詞嚴義正即聖人作春秋之意則謝說亦不為文致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精義楊氏曰躬不自厚而責人無已其取怨也孰甚焉。洪氏曰雖責善義所當責亦必以自厚為本。語類厚是

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又曰只是責已要多責人要少。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已之所能必人之如已

隨材責任耳非舉而弃之自有六經以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怨。集編韓子曰古之君子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蓋本於此。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脩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謂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按此說即本或問。蒙引責已厚則身益脩而無可怨責人薄則大易從而不可招怨。漸語此章當從上兩句推論出遠怨之理不可從遠怨意逆看上兩句。紹開編東萊呂成公少福急一日誦夫子此言平時忿憤為之水釋學不可不如此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語類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可奈何。雙峯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集解曰如之何乃就謀事人心高舉

心與口自相商度之辭須連讀合看方見熟思審處其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一是木石不知如之何一是躁妄不肯如之何聖人即借此三字打動他吾未如之何猶云我也喚他不轉亦隱然見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絕之正深警之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

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

也。或問君子羣居將以誦道義進德業也今終日之間而所言所行如此皆非所以存養善心而為造道入德之

資也其自暴自弃聖人得不為之深憂哉難矣哉者憂其不入於道德而將罹於患害之微辭也。文集下三句雖

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村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

止奸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  
 難矣哉○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  
 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  
 則繆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峯饒氏曰此  
 雖兩事其實相因○胡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曰甚一  
 日熟則其機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  
 此也○蒙引非惟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只據理言耳然  
 必如此方說得難矣哉意全入德就好路說患害就不好  
 路說○條辨放辟邪侈之心滋是本體壞了行險僥倖之  
 德是就當下說將有患害是推及後來說○紹聞編此章  
 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章皆聖人警厲學者至痛切之言  
 張子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  
 所事不論衣食之間燕游之樂耳吾謂亦見有如此而不  
 入於非僻隨於患害者乎故聖人兩  
 處俱云難矣哉按此條最發人猛省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吉聲 去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紹聞編義以為質質字對下

從違一斷於義以為之本這便是義以為質如物之必有

質幹然○集解精義之學在事前為質却在事上見須

貼定制事說以為字着亦凡事都靠此作主宰若非

此就如沒骨幹一般所謂無質不立是何等鄭重而行

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語類義以為

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與此是禮以行之然

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係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

卑之分須當讓然讓之時詞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  
 係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始終誠實成此一事却非是孫  
 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輯證申之曰信以成之句雖舉  
 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然信以成之須到  
 成終乃見○義只是合宜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  
 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

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從容不迫  
 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係皆是偽○問義是就事上  
 說蓋義則裁斷果決若不行之以節文出之以退遜則恐  
 有忤於物信以成之這一句是微上三句言若不誠實則  
 義必不能盡禮必不能行而所謂係特是詐偽耳曰也是  
 恁地○問禮行孫出何以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  
 此發出禮而不孫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固有行之  
 合禮而出之不孫者○集解禮有許多節文度數必須逐  
 一安排無過不及之失故曰行孫又是就推行時有從容  
 退讓意思不假安排自然發出故曰山翼註云禮是中係  
 是和太意亦如是禮與孫俱在義上見而孫亦即禮上見  
 分之則二合之則一也○陳氏曰事到而前便斷可否此  
 在先是義以為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  
 交是禮以行之行出去須遜順而無峻厲方不忤人是孫  
 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  
 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只於日用間驗之自見○紹聞編  
 如湯武之弔伐義也然行之未嘗不以禮出之未嘗不以  
 孫始終只是一箇畏上帝救民於水火之心何等真切○

聖人雖仗至公大義以弔民伐罪然謙謙不以自居熟玩  
 誓誥諸篇禮行孫出氣象藹然可見○大則禪授放伐近  
 則出處去就小則一言一動莫不君子之道也○集解集註  
 不皆然如孔子之去魯可見乃君子之道也○於上四句  
 曰以為曰必有曰必以曰必在皆指示用力之詞於末句  
 曰乃君子之道味一乃字見得必如是然後為君子句中  
 有期望之意有責備之意須學問到涵養足先事有精義  
 之識臨事有比義之功日積月累優游饜飶方能三項一  
 齊兼到始終表裏眾美畢臻此君子○程子曰義以為質  
 所以不易及也莫但作贊美詞觀過○  
 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  
 為本○精義楊氏曰君子所主者義而已義有分宜儀章品  
 和孫而不以信成之則其為容節也浮文而已無著誠去  
 偽之道亦不可行也四者具則文質彬彬故曰君子哉或  
 問論之曰孫出信成二句不主於義而主於禮雖其文勢  
 相因有如此者然亦當歸於義文意始完備矣○紹聞編  
 衛靈公

行之出之成之俱指義而言只是一時事只是一箇真實心合來  
 行之有禮出之又孫始終表裏又只是一箇真實心合來  
 總是成就箇義故以義為本○輯語問三之字或指事或  
 指義當如何曰全節總說制事合事講義便落空而實行  
 出成俱無着矣故註首提制事二字然本文以首句為主  
 下三句完全此一句文法自別今若將三之字指事說亦  
 無甚礙然將四句平看矣看註中而字一拆自然平看不  
 得畢竟指首句為是我指首句則三之字自合照程子指  
 義而言而義以制事則所制之事即在其中至謂三句輝  
 聯層遞行之主義出之兼禮成之兼禮孫亦朱子所謂文  
 勢相因不宜盡抹要須都緊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  
 跟義字遞說才得主從分明

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云云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  
 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按此推本而言然在本  
 文不必添出○問以敬為主則義為用以義為奉則下面  
 三者為用曰然○紹聞編義以方外禮行孫出信成皆所

以理會方外之事也或疑義形而外方恐只是義以為質  
 上面事禮行孫出似說不得方曰方非棱角峭厲之謂乃  
 是事事有定分蓋義自是方欠他底不得易置他底不得  
 禮行孫出亦只是盡其事之宜而已措置得恰好便是禮  
 便是孫盡其事之宜即所謂方也按義中自着不得一毫  
 疎忽故行此必以禮義中自着不得一毫鹵莽故出此必  
 以孫至於信則方其制事之始本是一片實心自始至終  
 豈容得一毫虛假故必合禮孫信三者才見得義之所以  
 為方外固須一一體認然絕非逐項增  
 添此夫子所以必歸諸成德之君子

○子曰君子病無能為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精義范氏曰人之病在於不脩己而好求人知故每言此  
 以詢人也○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  
 無其實也○疑問此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只  
 倒得一下然冒以君子二字便說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為  
 病而不病人之不已知與不  
 患起語作傲戒之辭者有別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

無為善之實可知矣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

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義冠申之曰君子之疾非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非疾人之不見知也疾我之無

可知也推此心則當其未沒之先而汲汲焉以求盡其膏

者不容已矣夫子此言蓋勉人及時進脩也○雙峯饒氏曰言沒世者蓋棺事乃定生前或可干名死後却粧點不

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

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齊氏曰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

惡故長而無進孔子責之四十五十而無聞孔子歎之沒

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精義呂氏曰論為善之效則疾沒世而名不稱

語信道之至則逃世不見知而不悔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

分也或問小註此章要在求字上看出君子小人之所以分處君子凡事無不反求諸己何嘗有尤人之念乎

若夫小人則不能反求諸己而推歸咎諸人也○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

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

每如此即如一言一動之微君子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

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是求諸己小人則巧言令

色欲以悅人之親聽是求諸人求諸己故能盡己求諸人故

求諸人故小人常志在隨人求諸己故能盡己求諸人故

論語集注

卷之十五

三

敦復堂

以要名積學非以干祿求諸已也愛人不親反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亦求諸已也小人反是 ○楊氏曰

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

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

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交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

言者之意或問楊氏之說似太巧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

吾是以著之○谷註此章若依楊氏合上二章

為一意則白文二求字是本名也謝註無不反求諸已味

無不二字言君子事事物物念念反求諸已不願外為人

也說較平實不粘上二章為是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

不黨精義范氏曰矜以自厲故與人不爭羣而無隨故好

一對照方見得集註用然字一轉不是將上下截看作兩

岐○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

與易至狗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

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

羣而不黨○慶源輔氏曰莊以持已理也然思意或過則

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眾理也然用意或過

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使學者於持已處眾之際戒謹恐

論語集註本義卷之十五 衛靈公 三 敦復堂

其矜羣渾是一團天理才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而字一轉正辨矜羣之真偽又曰不爭黨只完得矜羣○愚按就人看君子矜易於爭羣易於黨而字應有一轉若就君子本來道理看則矜白不爭羣自不黨而字只須直下解此則滄柱與輔氏之說正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

精義范氏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聽其言者必觀其行故不可以言舉人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陽虎之言孟子取之故不可以人廢言○或問小註此章書宜平看兩不以字正君子至公至明之妙用○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遠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甯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言也以人廢之則善言奔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按此側串說亦通然畢竟兩平說為穩○集解上是慎於

用人下是廣以納言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并廢其言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按推已及物恕也其施不窮此其所

以可終身行之也一言只是恕是也行之是行此一

言之字坐得實行字方認得真子貢原是問一言不是問

行時解每將行字看作問行章一例非也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正是可以終身行之處終身離不得人已便終身離

不得恕人但解末二句是恕字注脚不知末二句正對付

終身可以行之解此方得通身了暢○語類恕可以終身

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恐推到極處便是以已及物為仁

否曰這未說那一邊只說推在又曰紮矩正是恕○問孔

子言恕必兼忠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

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自做恕不出。  
按：恕本於忠。推原本領理，固如是。然必明補出則一言之外，又添一言了。况忠為體，而恕為用。子貢問終身行，意在用一邊。故夫子只告之以恕。言各有當也。○兩軒張氏曰：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朱子駁之曰：此句未安。當云誠能行恕，則忠固在其中矣。蓋無忠做恕不出，不得云忠反因恕而存也。○陳氏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勿施所不欲者。凡已所欲者，須要施於人。只是推已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已。○紹聞編推已及物，其施不窮，非有資於人，非有待於外。隨吾身之所接，而加以吾所固有之心。本凡物之自來，而處以物所自有之理。總皆在我施之心。無盡事，亦無盡也。○輯語恕字中實事無窮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止是恕字中極頭田地。○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

輯語恕之本來與恕之盡頭，即仁也。當與我不欲章參看。愚按：仁道難言，而恕則隨人隨分，都可下手。故聖人只教他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慶源輔氏曰：始則推已及物，終則為聖人之無我，不出乎一恕字而已。終身行之，豈不為宜。此必極其效而言之知要之說。尤為有警於學者。愚按：知要雖列

圈外，然實與內註相發。恕之所以可終身行處，本自鞭辟向裏，何等切要。但輔氏以為極其效而言，則後來錯認行字為子張問行之行，未必非斯言貽誤。故行字須脫離之字，不得乃為腳踏實地。終身行之，是終身自做不盡，非計功程效，俟往成道之謂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平譽

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

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

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

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語類毀者，那人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

惡說他便是毀。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譬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若是那物元來破

了，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來過當。○下面只言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如何，不說如有所毀，須知道是非與

毀譽不同。蓋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當時公道行是言是非，言非而無有過其實者，然以忠厚褒借而譽者

容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如雍也，可使南面之類是也。○或問

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云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也。蓋聖人之心，必

止於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於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稱其賢，則善

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失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

及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文集聖人或

時有所譽，雖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

苟焉。○按兩誰字與無字微別。上承吾之於人也，索證下與斯民也。相涵便隱然見得直道難誣，不容自我而枉。只

此四字大指已攝下。如有所譽，特就誰毀誰譽中抽出言之。舉單見雙，非另生一意。斯民也，節亦止申明所以不容

毀譽之故耳。

###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述朱即上文吾之於人也人字。三代夏商周也。直道

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本節是推原夫子無毀譽之故，先補所以

二字與下釋本文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時字中含三代

所以二字相呼應之君說按朱子

用意尤在一卽字便隱然兩其字指

見得今古不易民而治民而所以

善之惡之者則指君也語類

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

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此句繳上一截

曰此章勉齋親見朱子改討註文直至通宵又謂此句難

得簡繁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

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

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

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爲簡明愚按畢竟今本老到

○或問斯民之指爲今日之民何也曰以他文推之如伊

尹所謂此民是民皆指當日之民而言况今先言斯民而

後言三代則是正指今日之民而上推三代以實之之辭

也自以斯民對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則所謂斯民者乃

三代之時所言行其直道之民又何疑哉○語類聖人之

言與後世別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有合下

底字無乃便不成文此句全在所以言三代之直以行

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耳○此緊要

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卽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

直道行之於民今好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

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珣固作景帝

贊引此數語起頭以見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

今周秦綱密文峻故姦究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

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正得之○文集答呂伯恭書曰

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

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落下落斯民也是指當時之

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

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大

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此與

語類前二條指三代之君說若不是君孰以直道行之於

民別條皆主民言當是朱子未定之論○愚按直道而行

屬三代其所以直道而行者却主斯民人之生也直惟民

言言身言本義注疏 卷十五 衛靈公 三

敬復堂

自本直故三代以直道行於民。今之民即古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味。註中一即字須看出三層曲折。下文格程世有古今而民無古今。民有古今而理之在人。無古今。此五帝三王所以不易民而化也。後之論治者乃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不復可以德化亦未之思耳。李安溪曰講此節以直道專屬民心者固非亦有專主在上之人行直道於民者而於斯民也三字所以兩字全不體會亦非也。蓋時至春秋人皆謂民心不古直道難行故夫子謂民性之同古今不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者即斯民也。守溪大結云云正朱子與勉齋詳定之意。○直道而行所以然之故在斯民而行之者自在。上此固不待言但本文止渾其詞曰三代集註亦不曰二代之君而曰三代之時何也。蓋三代盛時上有以直道主治之君下有以直道輔治之臣而且俗尚淳龐人敦禮義一切士君子公是公非無所毀譽夫子遐思其盛故渾而言之曰三代集註亦體此意而以時言若竟指明三代之君則是謂夫子儼然以禹湯文武自况矣而可乎。李安溪文提起民之秉稟萬古不滅一言三代之君相所以順其性而賞之罰之

一言三代之士君子所以公其情而好之惡之意理最為渾備。○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

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

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閒哉新安陳氏曰尹

氏之意畧而未明朱子就其說發明得精切至到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閒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說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蓋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音夫

狀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

悼時之益偷也。

勉齋黃氏曰：今亡已夫，歎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見也。○說統無限感慨，全在吾猶及

三字上史闕文是不挾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是不挾已所有以自私，朝有信史則是非明，野有淳風則禮教著。夫子所以撫今而追昔。○蒙引須看本文猶字本註，益字可見向時已偷，如今益以偷矣，傷時之甚也。愚謂此

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新安陳氏曰：疑以傳

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可見。○蘇氏曰：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自識於存傳而莫之止也。○輯語

今音之感聖人胸中幾許大事，豈僅此二細故哉？然即此細故而世風益降，言外寄託正自無窮。○胡氏

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存疑人有所得守之，於此德也。巧言以是

為非，以非為是，使人聽之，惑於是非而無定守，故曰亂德。○或問：巧言是他人之言，不知其言之為巧而我聽之，則是我以巧言自亂其德，與小不忍而自亂其大謀者無異矣。○按集註於變亂是非下特着聽之二字，可見德之亂

不在巧言而在於聽巧言。蓋彼雖能變亂是非，我不聽則亦不見其亂德也。須是聽之則我內自亂了，方喪所守。

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禁而不發焉耳。婦人

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暴也。謝揚以為無果斷之才，侯氏以為無含弘之度，兼此二說乃盡。○條

辨不忍未便是不好處，病在小字上。以些小牽制而流為婦息則雖大有所害而不顧矣。以一朝之忿而遂縱其暴

怒則雖遠大之謀而皆敗矣。故婦人之仁匹夫之勇雖若不同，而其不能含忍則一也。○說統理明白，不至喪所守

氣定自不至敗，所謀此知言。

養氣之功所以不可不豫也。

衛靈公

敦復堂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

矣。精義范氏曰衆惡之必察焉者爲其近於獨立也衆好

之必察焉者爲其近於鄉原也侯氏曰衆人之好惡固

已知其多當也然而如陳仲子之廉匡章之不孝君子亦

當察也○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

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

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

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衆人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衆

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

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焉愚按無

論衆人之好惡或蔽於私在所宜察即使衆人果出於公

亦須察然後實見其可惡可好處說到此兩必字方勘得

盡○稱語可疑正在一衆字一箇人如何能使得人皆好

皆惡此中煞有可疑然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

惡致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不是

觸處懷疑自用講機權好翻案也○雙峯饒氏曰衆好惡

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

人之身即道外無人道即人之

之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

人也。精義范氏曰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大人則有

也○語類問人能弘道先生以扇吟曰道如扇人如手手

能搖扇扇如何搖手○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

沒人管○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

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

論語集註本義卷之五 衛靈公 敦復堂

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  
 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  
 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便推出去方是弘拔容受一義於  
 集註似為添出然必有容受之體方能內而身心性命  
 一層自可本義只合以廓大為正言道則內而身心性命  
 外而天地人物無不該言弘則盡已性盡人物之性參贊  
 化育無不備而廓大之則視乎人之能所自致○或  
 問小註此須要得廓大意思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人去  
 弘他才說弘便是發明恢廓之義已見非人不可但今人  
 只解重上句不知此章之神全在下句要人十。分體認只  
 管推進去直是放手不得○輯語但云人能弘道則人  
 猶或希冀道亦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  
 下便有警醒覺悟正是  
 聖人加一重鞭策也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

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或問張子之意微而顯矣大率人即道之所在道即所以

為人之理不可殊觀但人有知思則可以大其所有之理道無方體則豈能大其所託之人哉○紹聞編盡性如戒

謹不睹恐懼不聞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皆是心做出蓋人者天地之心而心又人之主宰此人之所以能弘道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性只是理全靠此知覺方發揮得此理出良知良能可充之以至於無所不知不能故曰人能弘道道即是人心中所具之理雖其稟受於天原無所不備而非人則不能以自弘按此言非人不能以自弘只繳足人能弘道句至下句非道弘人或解作非道自弘却不可蓋說弘人明是大其人如為聖為賢之類若論成功之後則道弘而人亦與俱弘似人之弘亦因道而弘然其所以能弘者則須人自擴充弘道者人弘人者亦人道更無從着力此集註所以云道不能大其人或欲改作道不能自弘於人者非也○黃氏曰人能弘道當自勉以力求非道弘人不可安坐而求得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

矣。精義范氏曰舜戒羣臣不曰無過而曰子違汝弼仲虺稱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聖人猶不敢自謂無過而况其下者乎惟過而不改則是為過若其能改則不謂過也或問論之曰范說亦善然本文正深責不能改過者之辭今乃為能改則復於無過之說是雖若可以互相發明然一勸一懲意之向背則不同矣按本文是謂二字危悚之至故集註未揭過能改層下乃極言不改之失與范說只爭一先後位置間而用意迥別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

語類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慎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某註云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着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着心點就他去做按此學中便兼

有思意若不善會未免又說成以學廢思了○問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着寬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四書通書說命惟學遜志一句六經言學所從始非特取卑遜之義不凌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蒙引勞心以必求者強探力索硬要得也故勞而無功遜志而自得者深造之以道而自然得也得之於優游涵泳之中其理實而味永 李氏曰夫

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南軒張氏曰學原於然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亦為無益聖人非以思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爾聖人固不為無益之思即已而言所以教也○條辨吾嘗二字直貫到以思依故註以一句字截之然無益二字若不頓斷則猶不見思之徒勞而死心塌地以從事於學故亦以一句字截之能於頓截處領神則一章之大意已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

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 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語類凡言在其中當以餒字推之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

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精義楊氏曰耕也而有豐凶之不常則餒在其中矣脩其天爵

而人爵從之則祿在其中矣為大人之事則何謀食憂貧之有按祿在其中不自須如集註用然字一轉若照楊氏

直下則君子之謀道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轉似巧於謀食矣

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語類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

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

也○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

後獲正誼不謀利賂當不到那裏○問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耳曰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

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又曰此章說得最反覆周

全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了中央又分兩脚說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似教人謀道以求

食底意思下面却說憂道不憂貧便和根斬了○雙峯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

心言○蒙引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憂還在謀先○西書通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貧富關打不透耳果不憂

貧自不必皇皇謀食○輯語有一毫謀食之念即不是謀道然亦

有不必皇皇謀食而亦未嘗有志於道者此種人豈得自附於君子故謀道不謀食須兩面對勘始得○愚按謀道

不謀食是言其大槩如此乃耕本謀食而餒在其中學本謀道而祿在其中雖分兩途而常混在一處故直須根究

心高到得憂道不憂貧才是真謀道不謀食不然心上有一毫夾帶則為學都是為祿豈君子之所出乎○舊解謂

語雖三轉只是一意看來只將首句立定綱宗中二句開末句繳大指自得註中亦只是祿在其中下

有然字作轉此尤通身筋節朱子最着意處○尹氏曰君

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精義伊川曰此

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守者按此與朱子重

仁之說小異而理可相參○張子曰所謂知及之必欲仁

守之者恐其雖得必失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守之所

以貴於篤也○或問小註既不能守之又何謂雖得必失

蓋且就知之上說箇得○松陽講義得之於學問思辨之

際失之於克伐怨欲之中半塗而廢遵道亦徒然耳故必

仁知兼備然後可以言學○條辨學問先分箇得與失只

一箇仁不能守那知及都無用雖仁不能守尚是知之不

真然畢竟不有之於身由於為私欲所間力行上衰羸不

故朱子謂此章當以仁為主但以後節節都有工夫不可

謂一仁守便無餘事耳○首節當另提見知及必要仁守

下二節就仁守上推言○又要以禮見由本及

意宋之意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

我而不失矣精義伊川曰仁能守之有諸已也又曰謂仁

矣所以云守也按如此看守字方是所知者在我方是大

本已矣○語類此是說講學莊以涖之以後說為政又曰

知及之仁能守之是明德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

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

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

下句放此語類問克已復禮為仁到仁便是極不今却又

有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

思關關翼翼底自不足以使人敬他此便是未善處問此

意

便是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箇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本了却方好生去點檢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或問小註此章要得進入語意不可將莊蒞動禮攝入仁字中。○潛室陳氏曰雖是仁能持守然當臨蒞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少懈即妄念便生須逐時照管令鏘逢不開則惰慢之氣無自入此聖賢點檢身上工夫密處。○輯語莊蒞是裏面工夫是未充到此雖似輕於知仁然火侯不到此便有弊病。○條辨註謂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厚於內分明單頂仁守說來見仁守上猶當加細密工夫也氣是氣稟習是學習或是氣稟生來本偏外面少嚴肅或是學習後來偏了只道心體無私遂不加檢點故亦有不莊以蒞者要須內面持敬為主外面照管得到則衣冠瞻視自是肅然。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語類莊以蒞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禮這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精義伊川曰動之以禮蓋是使他得來合節拍否。曰然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或問小註動禮乃三代化民成俗中事如鄉飲酒應也。○或問小註動禮乃三代化民成俗中事如鄉飲酒禮及蒐苗獮狩進退等法便是使之以禮動之不以禮乃於化民成俗之具有未盡善者非特為民之不服而已。○紹聞編朱子謂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蓋若說為政者自身則莊以蒞之正是說自家非禮不動莊字內便含有禮字在何得又言動之不以禮此動之即承上蒞之字皆蒞民而言在已由禮而不能動民以禮於已則是而於人則非亦非盡善之道故云然。○輯語動之以禮在知及仁守蒞後講則禮雖節文之微而動之之道却精。○條辨使民不但合乎義理而併合乎義理之節文此王道之極至處然究竟只完得知及仁守之分量也。○說統知及

二句雖是叠上文語。然聖人不厭重複。極有意味。言雖知仁莊蒞。相須不偏。而動民猶不可不以禮。正見學問內毫釐不可缺。意要在此處得解。○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

語類此章當以仁為主。知及之。所以求吾仁。蒞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節畧畧。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畧傾。蒞之不莊。動之不以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費力也。

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此章之意。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問程子。范氏皆以此章兼處已臨政而言。何也。曰。知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蒞動禮。為政之事也。然為學者。雖未及乎為政。至於接物處。亦非莊蒞動禮不能也。

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識之明。而特守之固。則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此說者。所以兩言之也。○四書通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松陽講義。不莊蒞是。瑟僩未能精密。總見德愈全。而責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總見德愈全。而責愈備。氣稟學問之小疵。皆不可不變化而充滿之也。按此印大學明德新民。所以必要止於至善之意。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入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精言註中知字。屬觀人者。謂我

以此知之也。可小知不可小知。通就我言。受屬為所觀者。謂彼所能受也。可大受不可大受。通就彼言。意按但將君子小人字一頓。則兩邊語意自清。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

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精義尹氏曰君子務其大

故不可以小知。小人局於小故不可以大受。南軒張氏曰君子而小知則不盡乎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於事。此

其為任賢使能之異與。按此二條皆與大註相發明。正反兼之。方盡白文不可不之義。文集一事之能。否不足以

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材之長。亦可器而任。但不可任大事耳。或問小註可

不可皆主於觀者而言。為稱量。對之語。或問小註可不可非能不能也。註中未必二字。非謂君子不能正謂人

不可以此知君子也。絡聞編此章不可以才德分大小。大者兼才德。小者特一事之長。材德足以任重任重。謂夫有所負荷也。夫抵人之有為。視其德量。材器德不足

者。履盛則滿而涉險則變。材不足者。投艱則亂而謀大則窘。是其器量之所受者止於斯也。器量字是生於本文

受字。君子言材德則器量在其中。小人既器量淺狹。則材德無足言。但未必無一長可取。集註云此言觀人之法

者。蓋可大受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而不可小知者以此不善其為君子也。觀小人則反是。蓋小人器量淺狹。使以

其小者信其大者。而使之受非其任處。非其據。豈不實事。然未必無一長可取。聖人明於知君子。而亦明於知小人

則於小人固不妄任。而亦無弃材也。真天地之心哉。條釋此章。君子小人只在器量材具大小上論。不在人品心

術邪正上論。愚按語類中有以益成括小有才未聞大道。指證者。朱子謂其於本文不可義理無當。正此意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

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先兩

照一層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

不仁則失其心。以內外身心兩意比是仁有甚於水火而

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

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

章故此或問仁與水火皆民之所賴以生者而有內外輕

而仁則未嘗害人蓋因民之所急而反復其利害以深曉

之○象引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

無害於人益以見其所當勉○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

死前之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潛室陳氏曰蹈仁有

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得殺身成

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巳學者患不蹈仁而

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玉不害為

正命按此義不宜夾入本章然自是至論故語類以為此

章特為凡民發有陳氏之說方見

得志士仁人不可作一例看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語類問這當字是承當之當否曰然

仁只似適當為仁之事集註似以當為擔當之意曰如公

說當字謂值為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煞多所以覺得

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雖師

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

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或問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

自勉而勇為之不可以有讓也

取先者也至於以仁為己任則當

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

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

辨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

敬者其事則顏子所謂

若勉人為仁之辭士章為

知仁而懼於為之者

發此章為學者相知為仁之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各

有所當云爾○四書通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

衛靈公 敦復堂

曾遜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集解當仁字須重看讓則不能當當則自無可讓不讓於師見師且不讓何況他人不讓只是得一當字於師只是得不讓須知此是旁觀者之辭非當仁者時存此意也。○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語類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

固字。如易所謂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而固守之意諒貞固足以幹事。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而固守之意諒

則不好友諒却是好以貞對諒則諒為不好諒信之小者至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精義明道曰諒與信異貞

大體是信諒必為也。或問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雅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述朱貞字中義

有知字意在易傳貞者事之幹原是智之德見得貞守得

定與不知而固執者自別。○南軒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夫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輯語

正是其理正而固有精審實體毅守意合看乃得貞字之真。按精審意在先實體言其正毅守言其固本是言君子

之貞白不同於諒無兩層義然却因貞疑於諒而世有以諒為貞者故不可不與劃清。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

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

心也。文集今之仕宦不問其職者無邪先其事而後

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諸論以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

祿則夫之矣。○雙峯吳氏曰為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巳。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胡氏曰後

得祿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求祿之心則義利雜操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南軒張氏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為貧而任則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蓋亦敬其事以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任食焉而已遲恤其事則失其義矣。愚按議得主一無適之義則敬事自然後食後食亦正是故事處然聖人必作兩層說到方見得匪躬之誼與純臣之心。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

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慶源輔氏曰人

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

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南軒張氏曰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善惡之類未有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非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按此可見人之不能復於善者止因不受教之故而教自不在受也。○義府有無二字相為呼應人之有類為無教也有教則無類矣。○愚按集註先言人性皆善是從源頭上看君子體天地大公之心則有類亦視如無類後言人皆可以復於善是就究竟處看君子盡因材施教之道則有類亦同歸無類故但患不能教耳有教復何類之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

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水火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按善惡邪正註雖

平列然聖人自是為正人君子說欲其慎所與謀。精義

范氏曰道同則心同心同乃可相為謀學聖人之道者不

可與學異端者同謀行忠信者不可與為欺偽者同謀所

趣不同故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精義范氏曰天下有道則

有枝葉君子之行務於敦實辭足以達意而已矣也是難。新安

文過其實者妄人也。語類辭達而已矣也是難。新安

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

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

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述朱陳氏補出辭達本領在於達

理極是至達外過求之說則誤解而已矣之過也夫子立

言本指為求能達而求富麗為工者發非為已能達而分

外過求富麗者發也人不明理則辭不能達理明而不從

躬行心得中一一體驗過來亦不能達達字中有許多本

領在故朱子謂辭達而已矣也是難此語最渾淪涵蓋見

辭達之難則達字重而已矣字正是鞭迫達字使其着實

做工夫不必分外求富麗如陳氏說則看得達字輕若恐

人辭達猶不止分外過求富麗以而已矣戒止之語意相

似正有天淵之隔只是不知達之正夫難且不知達之分

量。大耳六經愈簡朴辭愈達兩漢而下愈富麗終不可謂

辭達其源流本末之分大畧可暗矣。輯語惟其能達故

自已矣其不已矣者正為不能達也不能達越不肯已矣

不。已矣辭益不達此古今文章之通弊也。要知達是達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

在斯某在斯見賢通反

師樂師警者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警以其廢冕名再言

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或問聖人之仁心於是可見矣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新安陳氏

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閒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

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或問小註此章見聖人之心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缺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

相助也古者警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

為之但盡其道而已甯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

所而巳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

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警者之道當然耳子張竊窺而有

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

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

之閒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

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

也一失所宜則有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顛沛必

於。是造次必於是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

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新安陳氏曰警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



再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通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蘇氏曰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

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伐顓臾當在季康子之世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

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或問小註冉有季路為季氏家臣將

伐顓臾二子實與焉但其心蓋有所未安故微露其辭將有事三字若認真又若不認真猶所謂聞得如此也却把

自家竟似不曉底又曰看二子明明向夫子前埋伏一句

○按聖門弟子多以齒序此獨先冉有而次及季路似是冉有拉季路同來已為夫子專責求伏案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語類問獨責求何也曰想他與

謀較多一向例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

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

東蒙山名地理志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今沂州費縣也先王封

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語類問從孟子

百里之說則魯地安得七百里曰七百里是本禮記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每嘗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

得附庸於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

此處亦難考石山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蓋以田計也

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也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

各有其一。詳左傳昭公五年獨附庸之國尙為公臣季氏又欲取

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

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恆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

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疑問季氏將伐顓臾本意欲廣其封邑却不知天下大名

分大權極有不可儲指焉者故夫子先責以大義昔者先

王以為東蒙主三言立定斷案俾季氏不敢復道一伐字

此是夫子大義伐謀處○或問小註提出先王二字把天

下大名分所在壓倒他邦域二句俱根先王來論先王之

封建是理不可伐且在域中勢又何必伐况為公臣又非

季氏之分所當伐且字是字相承轉下不平對○此章書

看某先王節註自是一章之指○慶源輔氏曰不可伐而

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

悖禮犯義○是蔑先王之制也是為邦域之擾也是撤社

稷之衛也○翼註此節伐顓臾事已斷盡

下文特因冉求解釋又申其責之之意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天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固而近於費又是為季氏解○條

辨此處二欲字且虛欲之只言要伐顓臾不欲只言不要

伐顓臾耳到合曰欲之方是以欲為貪其利○按曰吾二

臣皆不欲見得與由同體不但求不欲即由也不欲為由

於自解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

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語類問焉用彼相門看扶持兩字恐只是相啓者之

義又問後文相夫子曰相亦是贊相之義啓者之相亦是如此○集解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路須

扶起之持之扶之所謂相也即所以陳力而就列也下三句只是上文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條辨聖人也不

苦苦責他真是欲真是與謀只既不欲便當諫諫不聽便當去今不諫不去却是現在無辭安故註發此不欲說下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

柙戶甲反楨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楨置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者

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夫則季氏之惡已不得

不任其責也。義府承上言二子既不能諫力又不能止則季氏之惡又焉得而辭其責而乃曰夫子欲

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無論臣道且爾言亦過矣虎兕在

山龜玉在外無與典守之事虎兕既在柙龜玉既在楨則

有典守者矣而乃出焉毀焉非典守之過而誰哉顯與之

伐虎兕逸而龜玉毀矣求方爲之宰而安所逃其責乎除

是去了方解得今既不去而徒曰吾不欲則解不得也按

夫子亦不是專責其不去乃是重責其當諫即旅泰山而

責以女弗能救之義看此節用比字跌進一層見不得不任其責并非可一去便了

再有一曰今夫顯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

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再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或問小註此又冉有爲季氏解乃所以自解也只此一憂字生出下而四患字及吾恐季孫之憂一句來○只此數語是冉有實與季謀底供狀更掩飾到那裏去○集解今字正對照

昔者一畝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陵之患故曰後世必為子孫憂勉齋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為季氏之邑而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也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或問小註看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一句直下語氣甚狠却又無數層折註中利字謂土地人民按即對針貧寡○漸語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真情畢露欲之直坐冉求方見其言語反覆掩誑之罪舍曰為辭四字是定冉求語與季氏又分一案矣愚按貪其利自屬季氏而求既與謀則雖以坐求亦可君子之疾疾求也疾夫舍其貪各而驚為之辭以蓋其貪利之實也至欲字雖與前兩欲字有虛實之別要是一路上事夫子此語乃逼後得冉求更

下乃直原季氏之本情而曉以利害之實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按有國謂

諸侯有家謂卿大夫夫子雖似泛說然其意却即對照魯與季氏而言○翼註均以分言安以勢言均是國不下替家不上陵安非安危之安乃上下相安於無事君不思翦夫臣臣不思逼夫君便是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此正是貪其利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

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

覆之患。條辨丘也聞有國有家者是夫子所聞存國有家

之逆理如此不必硬作成語看因季氏之伐顛與

是忠寡患貧故夫子曉以不患寡不患貧季氏據國魯君

無民君弱臣強互生嫌隙是不均不安故夫子曉以患不

均患不安然所以患不患之利害尚未分明故又曉以蓋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和共是均中道理無傾亦自是安

中矣驗原非另外一番添補○翼註和即寓於均安故併

及之傾不止於貧寡故究言之○或問所謂均無貧和無

寡安無傾者何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

民之勢不均甚矣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

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

疑而嘗懼於眾少矣憂寡而求眾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

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至此則欲長保其祭祀而無

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

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則和而不患

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

時蓋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詞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

也按此云微詞則魯事自不宜顯唱而槩論有國有家正

不妨詳言極論也大旨雖君臣並講然尤責在臣方是對

針季氏語○紹聞編初以寡對不均貧對不安下却言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蓋惟均也而後無貧而和和而無寡

者皆於均乎得之此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惟安也而

始之無貧終之無傾皆於安而有之此所以不患貧而患

課本會

得與貧寡一例也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

於遠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脩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脩反矣又欲興兵黷武則

與修文德反矣愚按內治在上節為均和安在本節即

文德講章自生枝節謂於均安之外別有所謂文德不但

實義不明并虛字亦不屬大約皆新安此條貽之誤也惟

吾亡友張曉樓論之最精其言曰遠人不服即其內治不

修處集註首二句正發明所以當修文德之故味然後字

自明講家謬以內治脩貼夫如是三字說不得不將文德

別看做一件招攜懷遠物事此大惑也蓋上節只虛言有

國有家之理引此節以見遠人不服宜亟事均安不必

患貧患寡勤兵於遠因上對取字下對謀動干戈故曰文

德其實只是均安倣出底但此在氣象事業上說所以載

均安之德而文之者耳湯睡菴云夫如是徑接不患寡而

句故遠人以上無遠人必服一層此真老眼無花試理會

白文夫字故字則字緊承上文一直趕下益見其確如俗

解當云而遠人不服又脩文德以來之乃合其病在先不  
識字義也此論最足以訂諸說之訛其猶有未盡者則愚  
請更申之上節均無貧三句原是解患不患之故故云夫  
如是是徑接不患寡二句惟其不患貧寡故國家均安之  
治立網陳紀信義昭聲明發行於國中安上全下此文德  
也達於境外招携懷遠亦此文德也近說遠來原是一套  
事故遠人不服惟有益增修其德不惟來之而且安之本  
文兩則字一併注下大有歸宿在安字上總之未嘗貪利  
何事勤兵必如此看方與來脈意緒相承方與去脈箭鋒  
相直○遠人不必定指遠方之國只土地人民之不隸吾  
籍者即是與下節遠人謂顯與只作一例看但在本節尚  
是海槩說有虛實之分耳○集解二節都是泛說道理今  
由與求也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然夫子曉季  
氏處却全在此二節下不過言其  
患非所患而不免有傾覆之憂耳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

責之按二子皆不能以道事君遠人謂顓臾既在邦域之中如何謂之遠人蓋對下蕭牆而言則蕭牆為近而顓臾為遠也

家臣屢叛蒙引邦分崩離析者分崩之中又離析大夫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條辨前言何以伐為此却說遠人不服想季氏有所誅求於顓臾而顓

臾不聽其號令當是不服季氏非不服魯也二句雖平說語氣却是側下不但不能來遠人且邦分崩離析而不能

守不均不安不至傾覆不止耳正是一步緊一步精言前二節從內治說到服遠此節從不能服遠縮到內治不修為下蕭牆之憂言也不能來不能守責由求正

責其不能相也下謀動亦分明說是二子與之謀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鄭註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

是以謂之蕭牆按此言蕭牆之內蓋言憂起門屏之間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按而承邦分崩離析言國勢如此顓臾縱有不服未可動兵而乃謀動干戈於邦內意以取顓臾則子孫世無患矣然為季氏之憂者恐不在外而在內當日事情灼然如此季氏不知無怪也曾謂二子而乃見不及此所為切責之以騰季氏也

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則憂不在子孫而在季氏之身季孫之憂正與子孫之憂憂字相應

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事載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或問蕭牆之禍亦

敦復堂

論語集注本義

卷之十一 季氏

八

敦復堂

本泛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也。至云陽虎之囚季桓子則在定公五年。蘇氏已辨之矣。○述朱或問既取蘇氏之說家臣屢叛大全便不當引陽貨蕭牆之禍或問既闕蘇氏之說大註又不當引以越伐魯大抵大全未定之說當以或問語類證之或問語類未定之說當以集註正之集註未定之說又當以白文為主以意逆志而得之如論語本夫子門人所定不當以傳記二子仕不同時為疑孟子本自作亦不當以周禮禮記而疑也按此可為讀語孟之法斬却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多少葛藤

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

紹聞編他章多單詞隻語惟此章數十白言反覆詳盡當時事情與聖人所以為其宗國忠謀遠計者可謂全矣惜乎莫

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之省聽也

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

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

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陪臣家臣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精義楊氏曰變

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而流討之刑不能加然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德又下衰而禮樂征伐出於大夫國命執於陪

臣則極矣故其衰愈甚則其失益近理勢然也謝氏曰諸侯聽命於天子大夫聽命於諸侯如天無二日所謂理也

故禮樂惟天子專之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蓋如災異何可常也故愈逆理則其失愈近呂氏曰十世五世三世云者蓋所出不順物理之所不容久近之效隨大小而為等。厚齋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希不失者失其柄也。南軒張氏曰禮樂征伐者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自專而以私意如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竊之於大夫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于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翼註天下有道是天子能以道而建極而禮樂不僭征伐不濫故臣下不得而竊之若天下無道是天子不能以道建極而禮樂征伐綱解

紐弛故臣下得而竊之也有道無道總以天子作主按此左勘曲有道無道根源自天子出自諸侯出來歷若如蒙引云有道無道不必說於下文見之只是言世治世亂云耳是直將聖人語意倒看宜先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而以有道無道繫之不合先言有道無道而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諸侯出繫之矣夫所謂天下有道者天子有道也天子有道則禮樂征伐俱自道出建中和之極體命討之公天下自莫敢干焉不然而為無道之禮樂征伐則自諸侯以下變禮易樂竊征伐之柄孰得而禁之此有道無道所以必本諸天子而非聽諸時數運會之適然者也。輯語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接下三句併及大夫陪臣可知自大夫出自陪臣出皆自諸侯啓之則可知自諸侯出自天子存以致之矣吳氏謂下章戒竊權此章戒失權正此意也。正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僖文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宣成襄昭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定哀之春秋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紹聞編獨舉大夫者蓋以一統之治言之則政在天子以各君其國言之則政在諸侯未

有在大夫者也在大夫則其時可知矣按此固有道時所以專言政不在大夫之故然亦夫子目擊當時大夫專政

列國皆然故獨舉大夫慨然遠想見得政不在大夫此必

諸侯先無以啓其端而陪臣亦無自踵其轍非天下有道安得睹此○南軒張氏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精義呂氏曰庶人不

議直謂民自無非議非不使之議○慶源輔氏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驥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

猶有歉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有道之極○輯語首節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衰風處下兩節忽又重提有道

陳新安謂有挽今返古之意看來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不議煞有深旨諸侯大夫之僭竊可以禮樂征伐之權正

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相箝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盡頭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親道之有無章意所重

在有道有道而後有禮樂征伐故連連提揭○此章通論此句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乃謂有道也

天下之勢輯語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

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講此章重權勢上說只因誤解通論天下之勢句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左傳文公二年

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即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冬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按公羊傳以為子赤集註從公羊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

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

虎所執精言祿去公室政便在大夫故註云君失其政但襄仲殺嫡立庶廢置由我大權雖失於上然猶強

臣悍族更相竊弄未嘗專在三桓也自季武子作中軍三分公室而有之然後一國之政在其掌握矣故君之失政

雖自宣公而三桓之專政實自武子五世四世據其實也

按前人有以四世主文武平桓立說者謂文子雖稱賢大夫然不能正公子遂之惡又與並事宣公請事於齊以定

公位是為政逮之始武子繼之跡乃益著悼未立不敷可也歷平及桓是為四世此雖

與集註異然不為無見也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雙峯饒氏曰此章大義正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蒙引計大夫專政之日久而知大夫失政之日近也○精言此時桓子已為陽虎所執微自是實事本文所以下故

字蓋以事驗之則微是已然以理斷之則微是當然夫子蓋據其已然以信其當然耳○徐辨連下三簡矣字聲情

嗚咽能令三桓垂首喪氣扼腕灰心然夫子口惜三桓言外都是惜魯又都是惜三桓何不返政歸祿保魯以保子

孫○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南軒張氏曰斯言發於魯

也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而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賊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

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

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

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

○洪氏曰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

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

論語集註本義卷之六 季氏 三 敦復堂

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或問蘇氏論田常三晉何以不失其說如何曰不然也孔子所言常理也猶書之言惠迪吉從逆凶易之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但儒者之所守則亦知有常理而已矣其成敗得失有非所計者是以雖世故反覆百千萬變而在我者未嘗失其守也况田常三晉傳世亦不過五六而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則如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逆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孫遠不過四五傳而極矣惟晉祚為差永叔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統也以此論之則所謂常理者又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與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 義府荀子曰是

謂是非謂非曰直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諒信也有操執也與忠信有操執之人友則真誠感發而苟且徇外之念日消故可以進於誠多聞者非必博物洽聞以為多也多見先生長者熟聞其法言法行足以為世之著蔡者是也與之友則德慧有所發而事理有所發故可以進於明。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至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詳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而不膠偏見

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 辨條

直是質朴無委曲人若便辟則習於威儀全是文飾周旋故不直諒是誠實堅確人若善柔則工於媚說全無一些固守之節故不諒多聞是通貫古今道理非穢雜之聞也若便佞則口給禦人不顧聖賢道理是如何何有於多聞。○便辟重辟字便則辟之熟善柔重柔字三者損益正相善則柔之工便佞重佞字便則佞之巧

反也。葉解直諒多聞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則使人常懷進脩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乎辟佞善柔常情所狎悅

然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情得不日損乎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一則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一則

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覺。直諒多聞三友缺一不可至於損者三友則一人亦足以敗德可見成之難而壞之易也。或問集註之說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

之則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敬畏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註所言而已也曰

損者之友其相反奈何曰便辟則無友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通貫之實矣。愚按章首劈提

二句見為益為損之在人下分疏二段見受益受損之由也兩者字呼兩矣字應益者損者只作

益於我者損於我者便覺詞氣凜然。○尹氏曰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

不謹哉。或問小註此章重在友之者不須從六項人分別直須從友之者自為領取。說統三友之友乃我

友之也損益俱主我言然益友多出於可畏損友多出於所狎全在自已慎其所擇若將損益坐在六項人身上便

成死句矣。葉解此章在學者則身心之所以成敗在人君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友此則益友彼則損所貴乎有知

人之明故不可以不謹。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

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此節字與白文節字有別白文節字作辨別說此節字作節次

說又註中節字是死字白文節字是活字勉齋黃氏曰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

或問范氏以為動必以禮樂為節未免太重而文勢又不順竊以為此但為講明禮樂之制而裁節之使其是非不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季氏 敦復堂

亂而已曰然則三者之為益何也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矣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慕悅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語類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然有益愚按所謂此說得淺者乃是對下驕樂而言至其由淺入深如或問云云則益字自在裏許又禮兼節文而此獨言節者亦是對下驕樂言要有以節之則所謂制度聲容文亦何莫非恰好。蒙引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其去節之故曰辨其制度聲容之節夫禮之制度有多寡之數降殺之等樂之聲容有清濁高下俯仰疾徐皆無一非中之所存有不

容以毫髮差謬者故君子樂於辨之以其一皆至理所寓也。樂道人之善者天地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家為善則見人之善不知不覺自然好若自己出而悅慕勉從不容自己。多賢友所親者皆善人所聞者皆善言所見者皆善行自有一段可樂處即上章直諒多聞便是。

係辨節禮樂便是不敢驕縱侈肆意思道人善便是急急孜孜不敢惰慢意思多賢友便是不敢淫溺意思

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

而狎小人紹聞編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周書所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怙侈滅義服美於人

驕淫矜夸者也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古之聖賢兢兢業業為善惟日不足而暇佚遊乎才有心於好佚遊則志氣惰慢不收拾而浸與善言為參商矣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宴樂之以禮者君子亦不廢也曰樂宴樂則不能以禮而動以禮而止其所與者必非端人正士其所合者必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徒爾其狎小人必矣。驕樂以驕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或問其相樂也宴樂以宴為樂也。反奈何曰

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弃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已矣。語類問佚遊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閒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又曰樂道人之善則有勉思

企及之意佚遊則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以見其相  
反。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須  
狎近小人踈遠君子又曰三者惟  
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鴟毒是也  
○尹氏曰君子之於好

樂可不謹哉見松陽講義益也者初頭不覺其損久之而益

故不可不謹謹之於念慮之初則有以過其源謹之於臨

事之際則有以挽其流謹之於損益交至之候則有以清

其介謹之於有益無損之時則有以堅其志尹氏這一箇

謹字是一章骨子。讀書記損益三友資諸人者也損益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

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過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朱子曰聖

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未說到養之有素

地位也。或問此章所戒以其察理不精而或蔽於氣質

之偏以失言語之節耳非有不忠飾人之意也按此因呂

氏有隱則不忠及楊氏引以言飾以不言飾之說而云然

○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

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

長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

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不當言也。集

解獨言侍於君子者君子兼德位而言侍則以卑承尊彼

若有德之君子他言之及與不及顏色之在與不在當必

有箇道理亦即隱然有箇可否從違固不可輕易忽過彼

即無德而有位之君子在我亦當有敬謹不敢放肆意思  
此全是自家學問非必有所窺伺逢迎於其際也。近語  
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  
時識機之智所以如此。語類問察言觀色言色是相所  
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着聖容時某人為宰  
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  
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此對

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  
 得已。貌為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  
 方。不可汎然言之。使汎然受之。而也。固是有一般小人伺  
 候。人主顏色迎合趨湊。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  
 色。用心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  
 着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按此朱子偶舉以為證。雖非  
 本章正義。然士  
 君子不可不知。○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集  
 時然後言。斷盡此章。躁者先時。隱者  
 後時。警者冥然不知。所謂時者也。

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厚齋馮氏曰。血稟

而為榮氣。稟於陽行。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

為血氣所使也。精義伊川曰。凡人血氣要須以義理勝之

蓋義理生於人心。所固有。只緣志之不力。而外誘得以乘

之。故須隨時知戒。把這箇義理常在於中。定要克勝。得他

方。是箇制心制事之學。義理在知戒之前。不且知戒了。才

得有義理來也。○尹氏曰。君子之學。在乎不為血氣所使。

○語類。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

氣所役也。○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

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

而使之深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  
 長。亦未急於貪得。故惟色為所戒。蓋男女之欲。惟年少為  
 最甚者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  
 之年。惟其剛強有足恃者。故惟聞為所戒。血氣既衰。則色  
 與鬪之念。皆無足逞者。而日暮途遠。憂戚百集。故於得為  
 所戒也。○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  
 剛則勇銳而好勝。既衰則收斂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也。常  
 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鬪收斂而多貪。則戒  
 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為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

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按此條節節從血氣勸出。三在字煞見分明。○條辨問血氣只是周行人身如何能使人好色好鬪貪得如此。曰只為心亦。是血氣事物。這理是道心。這血氣便是人心。才落血氣上事已。在人欲邊。故血氣有未定有方剛有既衰而人欲一邊。又有隨之而。○范氏消長者以理勝之便是以道心為主。克去人心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

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劭也。語類問註引范氏說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或問小註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田他。○雙峯饒氏曰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新安陳氏曰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為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帥氣。則不為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已。按此自當以內註為主。○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也。按此條非本義。附載使後生猛省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語類問畏天命是箇總頭。否曰固是人若不畏這箇道理。以下事無緣會做得。又曰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更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問若不知得這箇道理。如何會畏曰。須是先知得方會畏。但知得有淺深。工夫便隨淺深做去。事事物皆有所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六 季氏 六 敦復堂



畏矣。看下節語勢雖有  
敬側未嘗不臚列為三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朱氏公遷

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條辨天命只就當前義理講不曰天理而曰天命者原其理之所自來以見人之承受而不可違者也。○大人聖言皆義理之所在。大人是體之於身聖言是彰之為教。○南軒張氏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是三言生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紹聞編小人之狎大人非獨玩易之謂也。窺之以私心則非道而欲以悅之伺之以有間則非分而欲以于之。○說統叛聖言以自恣者侮聖言之淺者也。借聖言以自飾者侮聖言之深者也。皆所謂無忌

也。○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汪氏曰尹氏此說所以別夫衆人怵

迫於利害之畏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按脩身誠已君子所以有

三畏之故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

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度源輔氏曰凡心思智慮行止動言人之

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或問氣質所以有是四等者何

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

開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  
 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  
 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室  
 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  
 眾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  
 則雖有不通而惜然真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  
 也此則下民而已矣按此專發明內註氣質之說○或問  
 小註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子也困者行有  
 不得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  
 事也亦已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  
 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廢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均之困  
 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按此微  
 兼外註學之為貴意○條辨困而學之與困而不學雖又  
 次與下之分在學不學上然究其所以然其困而猶知學  
 者便是昏濁中猶有一點清明偏駁中猶有一點純粹處  
 不然如何室塞不通尚求通也其困而不知學者便是昏  
 濁中並無一點清明偏駁中並無一點純粹處不然如何  
 一樣室塞更不求通也故本文只重氣質上說學不學亦

是氣質為之○又其次也其字仍指生知為是不必說又次於學知○楊氏曰生知學知以

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

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精義范氏曰此言聖賢之性分所

軒張氏曰困學雖在二者下然而至則一者以其性之本  
 善故耳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則為下愚矣○四書通以  
 生知為上則學知為中困知為下矣而聖人不可以品之下  
 者遽絕之但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  
 於上困而不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愚按或問謂  
 此章乃論其不齊之質而非論其同源之性又或問小註  
 云全以氣質言不兼戒勉學意則內註之為本義自不  
 待言然味聖人語氣抑揚闕頭說箇生而知之者上也使  
 是不欲槩律人以上則生知自不必慕結尾說箇困而不  
 學民斯為下矣便是不肯輕絕人以下則不學斷不可為  
 中間說學知說困學兩言次也雖未可遽等於上却槩已  
 決免於下於品題氣質之中自隱隱有勉人務學之意朱  
 敦復堂

季氏

三

敦復堂

子兼採楊氏說正曲  
體夫子言外之旨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語類問君

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不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没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光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是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巴自近正外面視聽舉止自

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誦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着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人入耳故曰聽德惟聰或問小註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讒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陳氏曰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故於視聽分言之○輯語在視聽未交物當體會明聽本然之理及視色見於面者貌聽方交又當精察其蔽引之端凡思皆然

舉身而言或問小註顏色則思溫和而暴厲之氣不形於

發言則思忠信而心口如一行事則思敬慎而主一無適

○輯語尋常語默間便是言行住坐卧處無非事思忠思敦復堂

敬只在當下。不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必將有所用也。

**不苟**。集解疑在成敗之會。進止之關不可無也。亦不可蓋。事蓄疑則敗。謀理蓄疑則阻。學故須問。情之難制者忿為甚。當忿而思必無忘身以及親。欲之易誘者利為甚。見得而思必不舍義而汗已。又曰疑而思問則理無不明。思難思義則已無不克。輯語上六件是內。○程子曰九出之順而正者。下三件是外。至之逆而危者。

**思各專其一**。○或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又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為主。戒懼慎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之矣。○南軒張氏曰九者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存疑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為就在。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其中。

**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按思誠之義。即貫於九思之中。非另立綱宗也。○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馮氏所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南反。探吐。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為之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為之矣。此惟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閔冉之徒。足以當之。○蒙引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本文只是誠好惡意。無真知意。然非真知善惡。不能誠於好惡。故註增此。非是。點本文見字也。如不及汲汲也。

論語集註本義

卷之六 季氏

敦復堂

惟日不足也如採湯鼎鑊之湯方熱不敢染指也○輯語  
 兩見字上補出真知意方見兩如字直遂無疑之妙○紹  
 聞編常人見善似做不做不會發箇直切為已之心勇往  
 直前惟恐失之往往都是白地自放過了見不善雖知這  
 箇不好亦不會發得箇直切為已之心恐惹着他在身上  
 如試湯火相似朱子論誠意曰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  
 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思  
 謂顏曾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便是真箇如此做去  
 善必為惡必去那有放得過時那有着得箇且字處才說  
 且便是自壞也○按顏曾閔冉之學便是伊尹太公之事  
 先知至意誠乃及於身脩而達之家國天下無上節工夫  
 猝乍要到下節地位不得但所以植其體者有未深則用  
 亦不廣耳莫因一已見一未見將上節地位看低○已見  
 則因見其人而還憶其語未見則因聞其語而懸想其人  
 上節兩矣字與結尾一也  
 字兩兩相涵孤情絕照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條辨

所達之道行其所求之志可見志道不是兩件事物兩其

字合下便是規模先定非求志為小而達道為大亦非求

志為精而達道為粗○愚按兩其字在本文本自相關而

集註復用互文見義理則體用一原學則行藏一致具可

見矣○語類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

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居其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

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

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  
 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費卿曰如漆  
 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能信者但以  
 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輯語志道二字甚大伊尹  
 處畎畝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使終不遇湯志豈有歉  
 哉聖賢固甚欲行道然出處輕重一般大行窮居並無加  
 損故隱居行義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或曰行義  
 即對上隱居猶云出仕爾義字不重子謂隱居只是箇隱

居雖君子不能異其稱若出仕則小人亦同惟君子之仕却只為行君臣之義耳故義字自重義指去就言道指德業言愚按此說是矣竊謂小人并算不得隱居彼自閑廢耳有何可隱處若君子之隱居本不苟如伊尹之莘野武侯之隆中潛深伏隱必如此而志可求蓋說箇隱居必有所以隱者况行義乎惟行義看得重達道自是堯舜君民與求志如柄鑿之相應○南軒張氏曰退所以安其義之所安進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也

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

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用且不壽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謂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一節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脩未達於用也

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其所求之志者則身脩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與○語類問上一截是進德之事下一截是成德之事兼出處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故曰未見其人曰公以管晏姓兩句恁地好做甚麼這段緊要却不在吾見其人未見其入上若將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幾句意思涵泳是有多少意思公今未見得本意是如何却將一兩句好言語裹了一重沒理會在裏面此讀書之大病須是且就他本文逐字剔碎了見這道理直透過無些子窒礙如此兩段淺深自易見按此帶論看書之法并可通之作文不獨看本章宜爾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精義侯氏曰民不稱其

德也富而無德雖有千駟何足道哉尹氏曰知伯夷之餓可稱則景公之富不足道矣○或問小註首節是案餓首陽只與有馬千駟相形跌起民到于今稱之耳此一句須反對富字正伏異字于今句對上之日二字上不必重拈景公下不必實拈夷齊事迹宜虛說留末節地橫下斷語不得○紹聞編在行試景公之見莊公而景公得立宦子猶為政景公安然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於牛山於路寢語及代謝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一畏然無聞之人爾孔子歎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弃困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稱夷齊只指其讓國一節不食周粟此章本文所無也愚按惟只上讓國故舉以與齊景相形且本文亦只言餓未曾說死時解困夾入諫伐一節遂援史記及餓且死之交而不知其與本義無涉也○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

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

在於富而在於異也紹聞編此蓋承上事而言人之所稱誠不以富亦祇以其清風高節之異

乎人耳不然則富有千乘者何以沒世無聞而至今稱之

窮○厚齋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

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較首陽之餓夫貧富

貴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

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按異字只對富字看亦從流俗起見耳非必君子真有心求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按陳亢既列夫子之門豈無所聞於夫子而以

異聞問伯魚其意殆自謂所聞之無異也此亦即根於疑

聖人有隱之心而又以常情之教子畢竟異於教門人或可從伯魚得與聞至教故衝口發問方以為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

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

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

以能言○集解於人情物理多少研窮才能事理通達於

辭意之溫柔敦厚多少玩索涵養才能心氣和平此詩之

所以貴乎學而夫子必以不學為戒也○竊聞編此與下

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皆兼兩意事理通達品節詳明

得於詩禮之所開發心氣和平德性堅定得於詩禮之所

涵養○說統鯉退而學詩鯉退而學禮此二句不可看開

了見得伯魚承當得夫子之訓○蒙引伯魚兩獨立字有

意言獨立時宜異聞也而所聞者竟無異條辨獨立趨庭

不過是因陳亢異聞之問舉箇可以異聞之時來說耳非伯魚此時曾想有異聞也須看得活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

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

紊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闕

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

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兩節註意皆兼內

外說方備○集解復舉他日者舉獨立趨庭之無異以解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季氏 三十一 啟復堂

陳亢異聞之惑也。然非是伯魚一次不得，又美一次要只是會逢其適，因亢問，故為縷述耳。

###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集解此節結上二段與前

未也二字相應，隱然見詩禮二者。夫子所雅言，弟子所共聞，絕無可矜異處。然答得雖似閒冷，而意言之間，安詳容

與氣象藹如，即此可覘詩禮之教。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或問：陳亢實以私子之心，期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未忘，而以為聖

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聖人易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後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

警云：爾。紹聞編：聖人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則疑其有異聞，固非，而以為遠其子，亦非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吾無隱乎爾。理會得，即飲食起居無非教也。顏官可至，伯魚亦可至，但爭箇工夫，到與未到爾。新安陳氏

曰：得三，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為三也。夫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哉。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興詩

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日教門人如此。教子亦不過如此。此語，哉亢之見也。味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

密，亦可見濡染薰陶之所得矣。集解亢語意重在遠其子一邊，正與首節發端遙相應。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婦人倫之始也。由此而正之，則父子君臣莫

婦人倫之始也。由此而正之，則父子君臣莫

不正矣。有其名不可以無實。故夫夫婦婦正家而天下定矣。侯氏曰：名正則分定。孔子之時或以妾母為夫人。小君者多矣。故如此言之。○陳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為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紹聞編春秋首書天王歸惠公仲子之盟，後書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皆妾母也。知此節所記之意，則知春秋書法之意矣。夫非邦君之妻，則君不可以寵，故而強曰夫人。邦人不能以君故而謂之君夫人。况異邦乎？觀僖公夫人其妾母稱諸異邦而不能無異辭，曰僖公成風者，秦人之辭，而春秋從而書之，稱名之間，大義凜然，其可干哉。○大全辨春秋時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如惠公仲子者是也。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尊崇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如僖公成風者是也。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信乎名之不可不正也。○條辨首揭明邦君之妻四字，煞甚鄭重。故下面稱謂都從邦君二字生來。君稱之曰夫人，則君尚尊之為敬體。况其下者乎。故此句特重自稱之謙，以對君故謙也。邦人之尊以尊

君故尊也。稱諸異邦謙小君以謙君實寓尊君之意也。異邦之稱尊隣國之夫人亦如尊我國之夫人，皆所以尊君也。論文法，邦君之妻提起，君稱句另頓，下言夫人雖自稱小童而邦人亦必尊之為君，夫人稱諸異邦雖謙言寡小君而異邦人亦必尊之為君，夫人辭本兩對正與君稱之曰夫人句相應。○愚按下面稱謂固是節節從邦君生亦特因其為邦君之妻故義例如此，非可概施諸妾媵內寵。此首一句之所以大書特書。○而禮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孔疏曰：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君之妻曰小君，而曰寡者從君謙也。按諸侯與臣民言自稱寡人，兩君相見亦自稱寡人，未有自稱曰寡君者。邦君如此，邦君之夫人可知，豈有夫人自稱小君但以寡之一字為從謙也乎。此或記禮者之誤。孔疏亦隨文釋義而云然。至此章本文孰為人稱孰為自稱，句句分清。若稱諸異邦句並無自字，明是邦人稱君夫人於異邦曰寡小君，而大全引覺軒蔡氏據曲禮以釋此章謂夫人自稱鶻突甚矣，舊有嘗辨此之訛者，故為採入。○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



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昔者謂異... 詩經卷十六... 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